

底色纯正，脉络清晰，
以冷静的笔调，
写出了年轻人在当下时代的
生存困境和精神焦灼。



赖寿华 著

卑微者

我们生来卑微，
却渴望获得尊严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赖寿华 著

卑微者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卑微者 / 赖寿华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6.9

ISBN 978-7-5104-5953-5

I. ①卑… II. ①赖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2176 号

卑微者

作 者: 赖寿华

责任编辑: 黄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*1230mm 1/32

字 数: 186 千字 印张: 8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04-5953-5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[1]

“如果你忽然有了一百万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乐队演出结束之后，动物世界酒吧里人渐渐稀少了。音乐是谢天笑的《剔剔牙》，声音正噪着呢。大龙一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。音乐声渐渐降下来的时候，他忽然暂停了手中的游戏，表情异常窘迫，奇怪地问着那种不着边际的话。

“一百万？”

“对，一百万。”

狗屁问题。我呷了一口啤酒，靠在躺椅上，闭上眼睛，用脚在地上轻轻点了一下，竹躺椅随之发出“吱悠吱悠”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我需要的是啤酒，还有更噪一点儿的音乐。我需要被某种强大的或者不可知的东西淹没。谁有心思听这种闲话？

“我是认真的，问你话呢？”

不可知的事物总是带着神秘感，神出鬼没，它不会轻易到来。世界上大部分时候的谈话内容都是苍白的，人们一直以简单的方式无聊地重复着。你每天都要面对一大堆无聊的问题，就像你每天都要吃饭、睡觉一样。

“一百万？我什么也不干。就在这里，好好躺着，喝啤酒，看美女。”

大龙把平板电脑搁在红色的砖地上，然后拿食指顶了顶他的黑框大眼镜。两个娴熟的上顶动作之后，就将食指放在嘴唇的位置，上下翻动他的下嘴唇。

我真希望他的食指能用力一些往上顶，这样，他那宽大的嘴巴就可以闭上了。

不过，就让他瞎扯吧，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干。这一扎青岛啤酒，已是第六扎。我开始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一些发飘。这是夏天里最舒服的一刻。当你喝得不多不少，正好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，随便它怎么发生都可以，全都无所谓。上帝爱怎么出牌是他的事儿，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你慢慢放松，抽上一根儿烟，再放松一些；然后，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存在，就算上帝允许其他人同时存在，那也不打紧，因为他们全部加起来，都只是你的背景。

不过，这样的状态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因为接下来没多会儿，你很快就会喝醉了。那个时候，你需要的也许是一个性感的靓妞，还有一张宽大的床。

酒吧里一个雌性动物也没有，连马丁养的狗都是公的。它机械地奔过去，将大龙抛出去的塑料盘子准确地接住，然后咬在嘴里，跑回来交给大龙；反复如是。它偶尔也会失手。塑料盘子掉在地上，这小子冲将过去，便咬起盘子，气急败坏地抖动浑身的毛，变得更加躁动。

音乐变成左小祖咒抒情而沧桑的《乌兰巴托》，不过马丁将声音调得很低，低到你想将耳朵贴到天花板上那对雅马哈音响上去听。

也许是重金属演出把音响的精力也耗尽了吧，它确实也该歇歇了。左小祖咒一贯满不在意的跑调的抒情低音，显得更加摧枯拉朽。

这不是一个适合谈话的时间段。天上掉下来一百万这种傻得十分无聊的话题，谁有心思听呢。

“那钱花完了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百万花完了怎么办？”

大龙把平板电脑抱在胸前，双手交叉，像抱着自己的孩子。

“抢一把 AK47，够胆儿就往银行里冲，再拿他一百万。不够胆儿的话，朝着自己的脑袋‘轰’的一声，见鬼去。”

“说正经的，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”

“说不准你命薄，活不到把你的一百万花完的时候呢，瞎操心呢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可是万一我命大，活到那个时候了呢？”

“很简单。看对面，走到超市里去买两根面条，往这边的柏树上一挂，上吊喽。”

“呵呵，不如扯几根面线呢，更细更脆一些。”

“死很容易，通往天堂的路只有一条，但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有千万条，随便你。”

大龙又松开自己的手，将平板电脑摊开，放在膝盖上。现在，他玩的是僵尸游戏，从那有点儿哥特风格的背景音乐可以听得出来。我又呷了一口啤酒。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七扎啤酒。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开始随着《乌兰巴托》的音乐缓缓上升。我感觉不到耳朵的存在了。

“要是能把耳朵贴在墙上就好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要是能把耳朵贴到天花板上就好了。”

我靠在冰凉的竹躺椅上，轻轻地用脚点一下地，椅子继续晃动着。要的就是这个节奏。

“我跟你说真的呢。花完一百万之后怎么办啊？”

“花完就去死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真不知道一百万怎么花。那时候不能赚青春饭了。”

这个蠢货，为什么不被游戏里的那一大波僵尸吃掉？他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手指还在屏幕上移动着。他一个劲儿地问你话，头也不抬，根本不考虑你是什么感受，爱不爱听。

“你为什么没被僵尸吃掉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脑袋被豌豆射手轰过是吗？就你这样子，还想吃青春饭？你瞧这动物世界，连条狗都是公的，你还想在这个城市挣到青春饭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还有一个办法，找到阎王爷，让他再给你一百万。”

“阎王爷手里只有冥币啊。”

“只有阎王老子才肯给你发一百万。”

啤酒只剩一口了。这该死的，只要他再敢提一次那该死的一百万，我就把这最后一口啤酒从他头上浇下去。

这个蔫不拉唧的家伙，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玩自己的游戏？僵尸们进攻无望？这种不需要多少智商的游戏，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。他空出时间，朝马丁挥了挥手，打了个“V”字形，意思是要两扎

啤酒。他终于有点明白我是多么的不耐烦。马丁把啤酒递给我们，就又进去招呼他的客人了。

“我跟你说认真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百万……”

“你丫的该死的一百万。”

“我说的是认真的。”

“我也是。而且看在这扎啤酒的份儿上，哪天你见了阎王爷，我给你烧一百万！”

我从躺椅上蹦了起来，将满满的一扎啤酒浇在他的头上。

[2]

从 ATM 机上取出最后一笔工资，我将一万块钱存入母亲的卡里。

“这是你的老婆本，”母亲每次在电话里都这么说，然后紧接着就是，“儿子啊，你老大不小了……”

我知道母亲接下去还会说些什么话。我把银行卡号的号码从尾数倒过来核对了一遍，按下确定键。

取完钱，我又去了一趟中山街的大上海理发店，把头发理了个精光。

从理发店里走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长期的失眠使我不得不取消午睡。不过，这个时候倒是惬意。虽然街道两旁的榕树根

须和叶子都很茂密，不过穿过榕树茂密的叶子和枝干的细碎阳光，打在我的光头上，还是能感觉到夏天的到来。街上的小姑娘们已经穿上裙子了，勇敢一些的，已经开始穿短裙了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下子终于舒坦了。想想上一次将头发理干净，还是领研究生毕业证书的那一天。上学那一阵子，我连续理了七年的光头，换过七八顶绣有五角星的各式各样的帽子。学生时代，我们特立独行，做什么都想着不跟别人一个步调，怎么舒服怎么酷就怎么来。

可是，多么遗憾啊，多年过去，你还是那样一个人，一点儿所谓的进步和变化都没有。想象中的变化并没有如期而至。他们说自己找到了活着的办法和规则，可是我无所发现。生活和历史一样，被某些哲学家和假道学家说成是有规律的，是被安排的，是伟大的意志。但是，偶然性却时常调侃着历史。一匹马、一杯酒，或者是一碗面条，都可能改变人类历史。生活的道路同样不见得是有规律可循的。找到规律的是那些该死的成功学。

[3]

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中山街散步。”

“你终于也有空闲大白天的在街上散步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身边有没有姑娘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出息。连个姑娘都没有，散什么步啊？”

为什么在大街上散步非得有一个姑娘呢？这个问题在和前女友分手之前，我也想过。一个大男人在热闹的街市上散步，又有什么不可？

是啊，我已经获得了悠闲，为什么还要一脸阴沉。没有人得罪我啊，也没有什么苦大仇深的事情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。人就是这样的怪东西——当你累得跟狗一样趴在地上喘气的时候，你怨天尤人，陷入恐慌；当你闲得无所事事的时候，你却同样六神无主，时常感到恐惧和焦虑。

摸着自己刚刚刮过的光头，看着街上晃晃悠悠的少男少女，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惬意的季节，连路边那些已经毫无用途的呆头呆脑的 IC 卡电话亭，看起来都蛮可爱的。

“上来吧，我们在清源山上喝茶，有重要的事情找你谈。”

事实上，我和马丁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少，但我们的谈话倒是不多。每次见面都是在他的动物世界酒吧里。人们相互认识，不一定非得相知，保持一定距离或者相忘于江湖，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。不是吗？我只知道马丁是画画的，长着一张瘦长的马脸，至于是不是姓马，也不知道。在这个城市里，被归类为文艺青年的，大概只有几个混得比较差的画家，还有那些搞摇滚乐的穷光蛋。

我既不画画，也不搞摇滚乐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。事实上，我们偶尔在动物世界酒吧见面，相互之间也只是混个脸熟罢了。大家都有个外号，某些正式场合上见面，互相都叫不出真名来。这样挺好，你不怎么搭理我，我也不怎么搭理你。

“你看我开着这么个酒吧，穷耗着，真不知道折腾个什么劲儿？”只有在喝多的时候，马丁才会这么说。他很少喝多，不过，

每次喝多了都会这么问我。

只要是清醒的时候，马丁倒是没有这样的疑问。他给乐队们提供免费的排练和演出场所，有时候甚至搭上免费的酒水。据说他拥有一个自己的画室，晚上经营酒吧，白天就蹲在他的画室里，基本不出门。此外，对于他的个人生活，我也一无所知。事实上，我对大部分人的私人生活都缺乏兴趣。由于刚刚辞掉的那份工作过多地介入了别人的私人生活，我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好事和坏事，都失去了兴趣。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很犯贱，你明明过着好日子，却因看着别人的房子比你的大，别人的老婆比你的漂亮，然后就每天垂头丧气、怨天尤人。所以你的欲望产生了，膨胀了，你希望自己介入别人的生活，你希望自己获得更多。你是一个攫取型的男人。

“我们是服装厂的工人。我儿子得了白血病，没有钱医治了，生命垂危，恳求帮忙。”

“我结婚三天，我老婆就把钱全部卷跑了，人也失踪了。”

“江府大桥有两名乞丐拦车乞讨，十分危险。”

“我老公每天都在外面乱搞，一个星期都不回家。你们能不能曝光他一下？”

“星光大桥下面有一个女疯子，在大街上裸奔，还拿石头砸人。”

“我去按摩店按摩，感染了艾滋病。”

……

诸如此类的信息，我每天都要接到几个，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两个，去了解情况。采访，拍摄，写稿，编片，制作成像模像样、四平八稳的新闻播出。

每天都干同样的事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工作，是劳动。作为一

个三餐能吃饱的不太合格的劳动人民，我没有权利喜欢或者厌恶。这就是劳动，只是劳动，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跟你的喜好无关。

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新鲜。可是如果一到夏天，你每天都得顶着大太阳去池塘里寻找被淹死的小孩；一值夜班，你就得去拍那些被轮子碾压成几块的大腿和手臂，以及只剩下一半的脑袋……如果每天你都在干这些事，你会疯掉的。

再如果，一旦遇上全国卫生检查的时候，你可能坐在一辆奔驰商务车上，提着价值二十几万的摄像机，满大街去寻找蚊子和垃圾。因为上级的要求和新闻采访的任务，你看到一堆恶心的、夹杂着尿骚味的隔夜垃圾，还得表现出精神振奋，满心欢喜，因为你完成了一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。这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滑稽，而你就是这个伟大的滑稽小品的表演者之一。

事实上，只要干上三个月，你就不需要吃一颗速效救心丸或者安眠药，很快你就能不带任何情绪、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，而且面对各种复杂、悲催的事情都可以心静如水、心安理得。你完全可以调好焦距，把死者被分开的整条手臂和半根大腿故意拍得模模糊糊，你完全可以只闻到地上那些血腥味，而不去专注那些残存的尸体。你完全可以达到职业验尸员那样的水准，套上塑料手套，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迅速将尸体套进去，然后把剩下的残肢断臂一根根扔进塑料袋里，最后动作娴熟地将封口系上。整个完整的工作程序只需要三四十秒钟。

事实上，不单单是我们，120的护士小姐也训练得非常专业。她们认真敬业地给下半身全部都是血水的伤者输液，毫不害怕伤者满是血水的大腿和腰。对于这样的交通事故中的伤者，救死扶伤只是出于人道主义。

这是工作上常见的事情。事实上，我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完全失去兴趣，偶尔也还能获得一点儿新鲜感。可是，这个工作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就是劳动，劳动的同时，它是一个交易。这跟你的个人喜好没有关系，只是和你的生活和你对生活的认识有点关系。仅此而已。

但是，你不能没完没了地干同样的事情。

“你永远有做不完的事，”我相恋三年的女友分手前，哀怨地对我说，“我希望以后见到你，可以听到你微笑着对我说，我今天闲得很，什么事也没有，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悠闲。”

我现在是一个闲人了。但是她已经无所谓我的悠闲了。她找了一个比我更没有时间陪她的钻石王老五。尽管她知道，这个王老五已经有了老婆和两个儿子了。她说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将她带到生活的另一个极端。然后她又说，也不对，是她自己把自己逼向这个极端的。

分裂——这是活在这个时代必须正视的现实。谁的生活不分裂？希望她会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极端。

“来这里吧，清源山上风很大，吹着很舒服。”

“我还想在街上多逛一会儿，你们喝吧。”

“真有重要的事儿。”

马丁找我能有什么事呢？说实在的，和这帮人认识到现在，都没有和他们谈过一件所谓的重要的事儿。在动物世界酒吧里面出现的家伙，大都是想法太多，钱太少。日常生活中要和他们谈点什么呢？

不过，马丁不是一个随便开玩笑的人。

“你的酒吧又被楼上的住户投诉了？”

因为办过一些重金属演出，马丁的酒吧确实被附近的居民投诉过几次，不过每次他都有办法摆平。之前有媒体要曝光他的酒吧，他也给摆平了。

“我已经不在电视台上班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辞职了。”

“哦。不是我的事，最近没有人投诉动物世界酒吧。是大龙的事，他找你。”

我和大龙在工作上接触过几次。他在网络公司上班，有一个网络俱乐部，俱乐部的活动也经常动物世界酒吧举行，成员大都是一些伪朋克小青年，或者闲着没事的家庭主妇。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关于一只小猫的无聊新闻。小猫是他们网络俱乐部的人捡到的，他通过网络的人肉搜索方式，替小猫找到了主人。之后，他又通过同样的方式为几条小狗找到主人。此外，大龙曾经小有名气，因为他通过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各种方法，为一位台湾朋友找到了失散几十年的亲人。最近的一次是为一位东南亚老华侨找到了内地的亲属。不过得到报料之后，我觉得反反复复都是这种新闻，就没有什么兴趣了，因此也没有去找他。

在他们那个俱乐部里，像大龙这样的愣头青还有几个。不过他那副四五百度的黑框大眼镜，以及常年穿着得一模一样的斑斑点点的大花裤衩，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把那条斑点裤叫作“精子裤”。

怎么说呢？他有一张大嘴巴，不过总体上呢，有一点儿忧郁，总是埋头玩着游戏，有时候是用手机，有时候用平板电脑玩。反正

只要他那大屁股往凳子上一坐，他的游戏人生就开始了。和他坐在一起，我还是希望他永远埋头玩游戏，或者正忧郁着不说话，因为他那大嘴巴一张开，净是些无聊透顶的问题。

这么好的天气，我可不想去见一个穿“精子裤”的无聊的家伙和那个马脸男人。我想一个人多待一会儿。那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好好跟自己多待一会儿，没有好好跟自己处得好一点儿，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。

可是，怎么样才能和自己和平相处呢？

就是看看街上刚刚换上夏装的新鲜美女，也比上山去见两个无聊男人好多了。

“我一会儿打算去骗两个小姑娘一起散步，你们自己玩吧。”

身边刚刚经过两个洒满香水的女孩儿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闻过这么好闻的香水味，还是夹杂着新鲜空气的香水味儿。我把电话挂了。

电话马上又响了起来。香水味慢慢消失。所有刺激性的味道和事件，很快都会消失。

“真有事，挺重要的。”

“那就在电话里说吧。”

“不行。我想这件事还挺有趣的。”

“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不一定有兴趣，电话里说吧。”

“能在电话里说吗？……电话里说不清。”马丁大概是征求了一下大龙的意见。

“一定要现在吗？”

“一定要现在吗？……他说是的。”

我知道，这个时候的大龙大概是忧郁的。

和我对话的好像是一台马丁牌复读机。每回答我的一个问题，

马丁都要向他重复一遍。听马丁那有点儿调侃的语气，好像真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而且和我有关。我可以想象，他那张瘦长的马脸露出微笑的时候，嘴里那一排黄色的马牙，一定像骷髅头一样，连牙龈部分也露了出来。

“直说吧，是不是大龙想找我报仇？我那天是淋了他一扎啤酒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你就直说，哪天去动物世界酒吧我让他报仇。”

“真不是，你快上来吧，大家等你呢。”

“可是我实在不想上山。”

一想起在这么好的天气里，要去见一个马脸的家伙和一个穿着“精子裤”的忧郁的男人，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来。

“好吧，除了这件重要的事之外，晚上到动物世界酒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位会弹吉他的小姑娘，当作弥补你白天没有时间泡妞的巨大损失。”

[4]

“有一笔生意，二十万，你赚不赚？”

带着大墨镜的马丁，说话时只有那张尖尖的嘴巴在动，整张脸像是一只瘦长的低音炮，眼睛和脸部的肌肉什么动作也没有。他难得有点幽默感的时候就是这种表情。

“二十万啊，兄弟。”

“什么二十万？”

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。”

“万一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，而是铁饼？”

马丁摘下墨镜，表情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，嘴唇两边各两条特有的瘦马脸纹理呈现了出来。

阳光静好，有鸟鸣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。这是山顶上一个绿树掩映的露天泡茶场所，茶几和凳子都是竹子做的，所以周围除了清脆的鸟叫之外，就是“吱悠吱悠”的声音。每一个茶几底下，都有一个烧开水的酒精炉子，水都是烧开过的，装在暖瓶里，酒精炉只是起到加热作用。地板被扫得干干净净，偶有微风拂过，也没有半点儿灰尘扬起。虽然不是周末，但这里爬山的人还真不少。这个城市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闲人？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？坐在一旁喝茶的，大都是一些体态臃肿，穿着运动服的人。无论男女，一个个都大腹便便。不消说，这些人都是本地民营企业的老板。间或有一两个穿着妖艳的美女，一眼瞧去，她们姣好的容颜写着些许秘密。阳光对人类的分配最公平，树荫底下才有秘密存在。

“杀人放火？”

“咱们正经人家，哪儿会让你干那档子事。”

“把我叫上来不是拿我寻开心的吧？”

“哪里啊，让大龙自己跟你说吧。”

坐下来好一会儿了，大龙除了打了个招呼外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倒好像是马丁找我过来谈事的。他正襟危坐，煞有介事地泡着铁观音，不时拿起白瓷茶杯的盖子，闻闻茶叶的香气。闻完又用杯盖挤压茶叶。他装得跟茶仙似的。其实用杯盖挤压茶叶，很容易将茶的涩味一起挤出来，茶汤容易变涩。而且茶香要闷一会儿才会出来。大龙虽然装得很投入，正襟危坐，可是头倒是不时微微低垂着。他